

平君垂钓

■谭浩泉

本人钓过鱼，也网过鱼。但总觉得钓鱼比网鱼来得善良一点。钓鱼是怪你鱼儿贪嘴吃诱饵，如果只见诱饵不见利钩，无疑是上当了。现代人发明一个个新的钓鱼方法，饵料也做得越来越香，鱼儿越来越爱吃。而鱼钩和鱼线做得越来越精致，隐蔽得越来越巧妙，无怪乎上当的鱼儿越来越多了。但不论人怎么样狡猾，归根结底还是你鱼儿不该贪嘴，饿饿肚皮总比让别人钓去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强。而网鱼则不同了，一个鱼饵都不给鱼儿吃，不管你是大的小的、肥的瘦的，只要在这片水域游动统统网捞上来。人类用过错推理来说事，前者有“过错”，后者又何错之有呢？不该游到这边来？可见网鱼比钓鱼来得更残忍！

痴迷上钓鱼的岳平君对我的观点十分赞同，便一并抛弃“残忍”的网鱼而选择钓鱼。这包藏用心的垂钓，居然搅得他有些神魂颠倒，茶饭不思。十一国庆长假，头两天一个人去乡下鱼塘钓鱼两天。早餐、中饭都是请人送上战场的，可惜虽有五条鱼上钩，但加起来不足1.5公斤。第六条鱼是条大草鱼，也上了钩，足有两公斤，相当于两天劳动的总和。可上钩后，由于溜鱼不当，活脱脱的让大鱼咬着钩子逃跑了！平君由极度兴奋到极度沮丧，那晚整个晚上都没睡好。

想着那条大鱼上钩又走脱的千般滋味，平君痛定思痛，重整旗鼓。10月5日这天，又约三五朋友再度去乡下垂钓。为此，光饵料，平君就备上了大半桶，还在里边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五粮液！跑遍全城书店，又买上《钓鱼600问》《钓鱼与捕鱼》等几本厚厚的工具书。以资钓鱼时向书本请教现学现做。可能是头天晚上看书至深夜，第二天谈起钓鱼经来头头是道：“春钓滩，夏钓荫，秋钓凉，冬钓阳，时下是秋季，最好清早就去塘边下钩”“一旦有鱼儿上钩，取脱鱼后，应该把鱼钩往泥土上蹭一蹭，除去鱼腥味，免得把别的鱼吓跑。”还说道，“这个鱼塘里如钓过多次，又有鱼挣脱过，鱼会通过一种分泌素来传递‘鬼子来了’的信号，其他鱼都知道危险，就再也难钓，只能换地方。”……输出一大堆理论，想必这回平君该会大显身手了。

不料一个上午下来，同来的晓红君凭往常的经验，钓上六七条大草鱼，每条足有两公斤多重。而平君边翻书边垂钓，居然只有一条鱼上钩，还是一条小鱼，最多也只有几十克重。鱼塘主人说草鱼太小，放了吧。平君看着好不容易得来的仅有硕果，犹豫半晌依依不舍咬咬牙取下钩子，放了！一上午战果为零。

理论怎么会不灵呢？平君大惑不解，沮丧至极。拉着脸抿着嘴，要是谁在附近大声说话或来回走动，他会一顿呵斥：别吓跑了鱼！

苦等硬守，众人塘边吃着送来的中午饭，平君耳朵时刻留意着鱼竿的动静。终有大鱼咬钩了！海竿上有铃铛响了！只见他端着碗立掷于地，一个箭步冲向鱼竿处，由于绊了一下，差点整个人摔进塘里。只见他用兴奋得有些发红的眼紧盯着鱼线，快速收线，一条两公斤多重的草鱼终于现出来了！此刻平君整个阴了半天的脸，立即雾开云散，阴转晴天！并快乐得手舞足蹈。一同伙调侃他，此鱼饵是我包的，应算我钓的。平君一听怒不可遏：谁甩钩才算谁钓的！你怎么如此争功呢？不一会儿，居然第二条大鱼又钓上来，此回是同伙甩钩平君包饵。平君说，这回不算你钓！此鱼是我包饵，又是我收的线。不包饵，没鱼来吃；不收线，鱼不跑了？惹得同伙一顿笑骂：强词夺理，强词夺理。

此刻，已有十足“成就感”的平君，开始向塘对面的晓红君叫板了。你钓得多还是我钓得多？论条数还是我多，只是放了而已。晓红君不服，说钓鱼只能以斤两论英雄。晚饭时分，大伙七八个人坐下来准备就餐，可左找右找，唯独不见平君。还是平君夫人小陈最了解老公的脾性，说肯定是在后山塘钓鱼去了，他还没有服气呢。打发人去找寻，果然见平君一个人在塘边边扯鱼草边在钓鱼。他声言不再钓个大鱼不回来吃饭。其实这天的鱼几个人已钓了一二十公斤，足够多了，更何况钓的鱼比街上买鱼贵得多。可平君说钓的是心情，钓的是成就，哪管你什么贵不贵。事实上分鱼时他也拿得最少。

天已断黑，大伙快吃完饭了，还不见平君打道回府。不一会儿，闻塘边有拉扯声，原来平君夫人把他半拉半扯地拽回来了。平君指着夫人自嘲曰：她不来鱼已上钩了，谁知鱼没钓成钓了这么条“美人鱼”！

这应该是19年以前的往事了！后来还陪平君钓过两次鱼。某次钓上鱼取鱼时，看热闹的小孩帮着取鱼，没想到那鱼挣扎时鱼钩钩住了小孩的手，鱼越挣扎钩得越深，弄得小手鲜血淋漓。平君忙拿出20元叫小孩去打针破伤风。这次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钓鱼了。再后来，平君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，一口气干到了正处实职，且在官场以敢于直言闻名。只是叫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两年前，这么可爱、正直、好玩、认真、执着、义气的平君，以56岁英年突然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本人送了一幅挽联：忠心孝心爱心热心直心心心相印真真切切做人做官，人执法执分执生执固执执执互补笑骂骂骂今世今生。后面那几“执”“日用而不知”，他蛮像那么回事但应该不大了解，可曾像先前那样捧着一叠厚书近视眼凑到书前仔细翻一翻！

小憩的艺术

■郭 瑜

宋人汪洙提及人生四大幸事：“久旱逢甘露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”，倘若能再加一幸事，我想添上“心安闲时憩”。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，“酣眠固不可少，小睡也别有风味的”，能神闲气定地打个盹、小憩眯会儿，于寻常中却有无比乐趣。

看过一部关于瞌睡的纪录片，科学家专门研究打瞌睡对人的影响。美国一家公司甚至专门有一间供员工打瞌睡的休息室，员工在工作中觉得困乏了，随时可以去休息室眯上一会，补充体力。结果发现，虽说只是短短十几分钟的小憩，对人体却具有减压、消乏、改善记忆、提升创造力、减少心脏疾病等多种益处。

能在平常生活中打个盹，起码外部环境是和平的，而和平与幸福相连。英国近代小说家约翰·高尔斯华绥在《远处的青山》一文中写道，“我能在温暖阳光的覆盖下安然睡去，而不会醒后又是过去的那种恢恢欲绝。我甚至能心无一事地去做安闲梦，不致醒后好梦打破。而且即使做了噩梦，睁开眼睛也就一切消释。”

我也同样庆幸身处如今的和平年代。生活如溪水般平静中有微澜，可以感受阳光拂面的惬意，而又不失激流的涌动。当秋日的午后，斜倚沙发坐在客厅，一杯清茶一本书。客厅前面是一条宽阔的河流，阳光在河流的波动中闪烁跳跃，在天花板上抖动起伏的韵律，仿佛白昼的月光。我在光与影的交错下



桥(闪小说)

■伍月凤

许多年前的那一场暴雨中，他眼睁睁地看着9岁的儿子，随那架年久失修的木桥消失在湍急的河流中。满叔就变了个人样，苍老，毫无生气。

乡长到县政府申请修一座新桥，得到的答复是：勘测、预算、设计……都需要时间，修桥不是一时半会的事！满叔一咬牙，将悲痛欲绝的妻子送回娘家，变卖了家产，买了一条渡船，在河边扎了根。

“满叔早。”邻居花婶子去河对岸卖烙饼，从篮子里拿出一张烙饼递给满叔，向船尾走去。

“坐船一块钱。”满叔面无表情。

花婶脸色一变，丢下一块钱，还有一句话：“喂了狗了。”

“刘满，好久不见。”老同学边问候，边递上一包烟。

“戒了。”满叔淡淡点头，伸手，“一块钱。”

老同学摇摇头，拿出二十元。满叔接过，塞进口袋，也不找零。

“认钱不认人。”有人鄙夷地说。

“也是可怜人。”知道满叔经历的人同情地说。

后来，大家上船交钱，再无二话。

满叔只不收老师和学生的钱，给也不收。

一晃几年，满叔人更老，腰更弯。一天，暴雨肆虐，洪水奔涌。满叔使出浑身的劲才将船摇到对岸。最后上岸的一个小孩，看着洪水，腿一软落入水中。满叔扎入激流，追了几十米才追上小孩。费力地将孩子送到岸边时，满叔已筋疲力尽。岸上人拉上小孩，想再拉满叔时，满叔却无力伸手，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满叔被滚滚浊浪吞噬。

满叔的葬礼上，满婶拿出一个厚厚的纸包，纸包里是三万块钱。这是满叔积攒了几年的修桥费。

桥修好后，满叔的雕像立在桥头，眼睛深情地望向河中央。

和父亲说

■宁 乔

我把照片紧紧抱在怀里
您没有笑，和平常一样
我睡过很多次，但没有哭
我怕一哭，您就真的回不来了

我们按照您的遗愿
让您住在年轻时打鱼的河边
四周长满了青草、小花
忘了告诉您
在您身边放笔墨纸砚
在另一个世界
您不会寂寞了

您在时，母亲天天牵着您
在医院，总是喃喃自语
没事的，会好起来的
实在没办法了。请了十六个人
抬着您

半夜，母亲问我
你梦见父亲了吗
我紧贴着父亲睡过的床上
想马上入睡

点燃三炷香
又擦拭了照片几遍
您还是没有笑
爸，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要对我说

总觉得您没有离开
家里没有什么变化
您写的字还在书桌上，鞋子放在门口
只是等一等，您在外面打完牌
推开门